那是留学大潮第一波浪花

——写在《1978：留学改变人生》出版之际

钱 江

历经8年，34万字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从事对外传播媒体工作时期，对当代中国留学生新闻、数据和历史资料进行传播、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上编和下编。

书的上编多侧面描写了“文革”结束，我国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时，作出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过程；描写了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公开选拔考试和遴选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篇，选在1978年6月，邓小平在拍板决定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和招生之后，走出了旨在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1978年9月15日，在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举行了出国留学生公开选拔外语考试，共有14717人报名，实际参试12083人。达到录取线3327人，大致达到“今年派遣3000人”的指标。

但当年已经来不及将他们全部派遣出国了。根据“优中选优”原则，从考试达标者中选拔出50人，加上北京大学2名破格提拔的数学副教授，总共52人，于1978年12月26日向美国派出。

这部“留学改变人生”的书，就是在追踪这52人的基础上，逐渐深化研究后写成的。重点在于解析，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怎样作出和落实？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如何选拔？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留学和归国有哪些经历？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1979年1月1日是新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开馆，刚刚来到这里的中国首批访问学者52人参加开馆仪式。他们身后，数百万人之巨的留学大潮悄然涌动，即将高涨。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超过400万人。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近40年走出了如此众多的留学生。

无疑，那52人是这一波留学大潮中的领航者，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坐标。他们的航程值得记录。

我为什么关注他们，还有一点自身原因。我本人就是改革开放岁月中国留学潮中的一个水滴，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在这之前20年，我经历了“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如果说那是“土插队”，而留学可视为“洋插队”的话，我都经历了。两相比较，引发了无穷思考，心灵震撼。

留学岁月里有许多故事，由此我非常想知道，在我之前10年，初到美国的兄长们各有什么样的经历？

2009年，恰值这52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留学生活30年。后来，其中的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人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或从事科究者，全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由此充分表明，30年前对他们的选拔是成功的，我建议对他们开展系列专访。

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批准，分管具体工作的原副总编辑王谨支持，这项对52名“领航”学者的系列专访随即开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学子》版总共刊出39篇专访和专文，占总人数的75%。此外又获得了4人的基本材料，达总人数的80.76%。

这些专访材料十分宝贵，但毕竟是分散的，需要综合研究。在组织专访同时，我本人开始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留学史。

这项研究在这批专访刊登结束之后又持续了6年，终于形成现在奉献给读者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它通过事例来阐述：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尤其对于一个志在攀登世界文明和科学高峰，与世界进步潮流融合的国家和时代来说，留学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环节中不可缺少的。

留学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远超越语言范畴。一个国家输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相当数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国留学生和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这个民族的视野就会受到局限，这个民族的语言会因此而缺少新鲜词汇，这个民族的思维会因此而缺乏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和回归国，都是值得载入国家历史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今天中国留学生的总体构成，他们的国外生活方式乃至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来，认准前人设立的航标，辨识前人走过的路，是极有意义的。这也是我当年组织系列专访和此后从事研究，最后形成这部书的初衷。

希望有志于留学或已经在留学中的青年，以及所有关心着中国留学事业的人们，能够注意到这部书，吸取前人的经验教益，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

钩沉索隐：全新留学时代『领航』者

赵晓霞

2009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学子》版开设了“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专栏，访问当年站在国门初开那一刻赴美留学的学者，回顾他们的留学往事。栏目结束后，栏目策划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钱江对这些访问学者的关注并未终止，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也未停步，6年后，终于让其以另种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由他编著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于今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上下两编构成。原专栏刊出的43篇访谈，构成了下编。当初，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52位访问学者的留美往事，有的采访历时两年多，其过程本身，就可谓弥足珍贵的口述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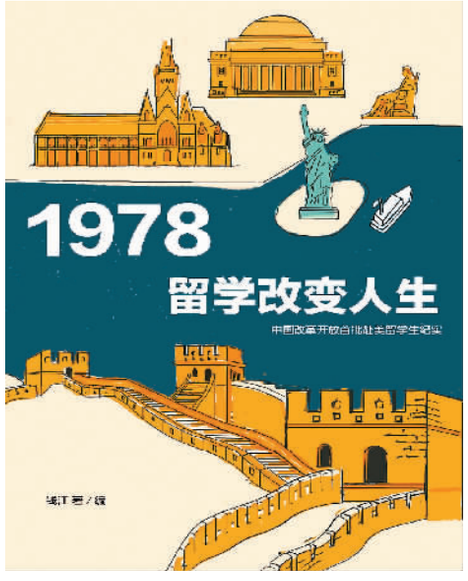
回望当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每位访问学者为了肩负的重托，在美国学习的刻苦努力彼此相似，但在美国各院校、各专业的他们的所见、所感和所经历的事，又各不相同。

当年在纽约机场，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中的许卓群和在美国的哥哥许品时隔多年的拥抱；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柳百成，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用小时候所学的英文歌“甜蜜的故乡”回应美国中学生“愿不愿意留在美国”的问题……正是这些个人经历的不同，汇聚成了这段见证中国打开大门、迈开科技交流重要一步的共同历史。

从这些专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美两国从科技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也可以看到访问学者们为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但本书并不仅仅止于记录访问学者的足迹，同时呈现了其背后涌动的历史大潮。上编中，作者清晰地再现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决策形成的前前后后，到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由此，开启了中国留学史的全新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年10月7日，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任团长的赴美中国教育代表团抵达美国，“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具体方案”。几天后，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周培源在发言中说道：“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我们因此还可以感受到这段留学史中的当事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内心的波澜，这些穿越时光的历史细节，从那些尘封的资料中，经由著者的追寻，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掩卷追思，当初开栏采访，记录下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足迹；如今专栏成了专书，呈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这远非本书的终点，正如作者所言，想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留学打开一扇门

本报记者 叶晓楠

2009年，我参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筹划并组织的系列报道——对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访问学者进行寻访，完成了对其中12人的采写任务。

时间推溯至1978年的12月底，改革开放伊始，首批52名公派赴美访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开启了新的研究事业。虽然只有52个人，却如一抹试水的新绿，对于个人和时代而言，都无异于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他们之后，千千万万中国学生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造就了一大批中华精英和建设人才。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这52人踏出国门的第一步，是时代脚步的一部分，值得后人去记录。他们的回忆，虽然在今天年轻的留学生看来有些陌生，然而放在当时背景下，一切却是随形自然的。唯其真实，所以感人，唯其质朴，所以富有力量。

他们是一群命运多舛却永不放弃的人。他们全都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其中大部分人在“文革”前已经从知名大学毕业，有的曾经留学苏联，还有的是已经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的新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学习和研究。

张恭庆院士告诉我，“文革”期间，他经常利用夜深人静时读书；黄永念教授在宁波当钳工时，在周培源教授的通信指导下，始终坚持湍流研究……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学习的热忱和对研究事业的热爱，他们才是一群时刻有准备的人，才能在1978年举行的出国留学公开选拔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

他们是一群异常勤奋，永远怀着上进心的人。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初到美国时，国外老师和同行中，对他们的能力提出质疑者大有人在。

许锡恩教授的夫人王静康院士回忆说，许锡恩当年在实验室见到导师，这位教授给他留下一个课题，说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再去找他。教授的明显冷淡没有削弱他的信心，反而激发了他的勇气。一年之后，教授认为：“许是所有学生中最为聪明和勤奋的一个”。

李衍达院士回忆说，他刚到著名教授奥本海姆的实验室时，同样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结果他通过加倍努力，不到一年修完了许多人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完成的课程。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奥本海姆教授的认可，获得了随教授去亚特兰大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事过境迁，谈起当年的拼搏与奋斗，他们语气平静。然而静水深处是激流，他们体现出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令人感动。如此争强争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们更想到那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他们的顽强努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贵的，值得赞叹。

他们是一群从心底深处热爱祖国的人。

多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在国外，时刻想到的是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当年许锡恩在美国的超市里因为人多拥挤，裤子被购物车刮破了。超市经理表示愿意赔偿一套新西服以及赔偿金，许锡恩只要求把裤子补好，不要赔偿金。后来他对妻子解释说，身在国外，不要丢中国人的脸。

柳百成院士回忆说，当年与美国中学生的座谈，有人问他愿不愿意留在美国？他想都没想就唱了一首英文歌《甜蜜的故乡》，歌的最后几句是“Home!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家，美好的家，世界上无论哪里都不如我的家）。歌声一落，全场鼓掌。

改革开放之初，往国内打长途电话价格昂贵，沈显杰不愿用美国研究所的电话给妻子打国际长途，于是每个星期写家信。两年下来，往返的信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回国行李也很能说明问题，许锡恩把自己买的投影仪和打字机带回国赠给系里；他在美国购买的书，也都送进了学校资料室……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对祖国的挚爱。

他们是一群谦和大度，甘于奉献，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人。姜伯驹身为院士，仍然认为，作为大学教师，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数学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我至今记得，在采访中，即使面对我这个完全没有拓扑学基础的普通人，姜院士仍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进行解释。

王序昆回国后，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高科技人才，推动了在南开大学设立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自己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人才。他们这种甘为人梯的胸怀，至今熠熠生辉。

万般风流，终究归于平静。

2009年12月，海外版编辑部在欧美同学会举办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11位当年的学者再度聚首。当时我也有幸对与会者进行了采访。而今，8年过去了，当年的采访录，作为《1978，留学改变人生》一书的部分内容得到出版。当我再次给当时采访过的学者们写邮件时，他们大都还记得当年的访问，并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李祝霞研究员在信中还问及其他人的近况，殷殷之意，令人动容。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而言，他们心怀祖国半生奋斗，归来仍然是忠诚赤子。

求学海外 跨越山水的思乡情

黄诗雅

不少20出头的学子漂洋过海，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展开留学生活。刚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留学生们必然是百感交集，带着不舍却又夹杂着一丝兴奋。然而，有一种叫“思乡”的情感会一直伴随着他们。

最思乡那一刻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说到海外学子们最思念家乡的时刻，其中必定包括过节，尤其是外国不会庆祝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今年大一的邓也平初尝留学生活，每当晚上自己一人，且感到分外疲倦时，就是她最想家的时刻，“还有就是在外面遇到麻烦的时候”。邓也平完成高中后便赴英升学，虽然身边有很多人愿意帮忙和照顾她，但也及不上家人在旁的安心。

在英国留学已有5年的唐芷莹，长年在外生活使她习惯了思乡，一旦家里有事，思乡思亲的情绪就不禁从心底涌出。同时，她亦会觉得很无助，因为只能在电话屏幕上，反复读着家人在通讯群组里的讯息。

化解乡愁各有方法

每一位学子都尝过思乡的滋味，也许很难向人诉说个中滋味，却也有各式各样化解妙法。不少留学生会选择“化思乡之愁为食量”。

来自广东、正在英国攻读企业与金融风险管理硕士学位的朱越欣，会不时相约三五知己吃中餐。他认为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并以“屡试不爽，火锅很棒”8个字来总结他的经验。对于喜欢热闹的朱越欣而言，能与其他留学生相聚，一边享受家乡美味，一边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与人交流，思乡的愁绪会一扫而空。

同样身处英国的袁雨琛，到过中国城里所有的餐馆。她来自北京，自年幼起到大学时期都没有离开过家人，之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每逢周末她都会回家，因此她认为自己比起别人更容易思乡。加上厨艺一般，袁雨琛选择租住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以预留金钱让自己能更常吃到家乡的口味。

有人选择以吃来化解思乡之情，也有人选择用视频来缓解。邓也平会经常通过视频与家人朋友联络，彼此分享近况和闲话家常，让她感到纵使相隔千里，自己与亲人仍然是紧紧地连系着。因时差缘故，邓也平并非一想家就可以与家人视频，这时候她则会打开手机，看着家人之前发过的讯息，也会看看照片，回忆与亲人朋友们共度的美好时光。

邓也平的同学惠思维想家时也一样会跟家人用视频联系，与此同时她还会订机票或者定下回国的时间，然后倒数着回国的日子，她觉得这个方法使她心里有了回家的期盼，也减轻了想家的情绪。

换种视角看故乡

思乡对于海外学子而言，不但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锻炼。

邓也平在大一这一年体会了思乡带给她的寂寞，她说自己偶尔也会因思念家乡而落泪，但是更深切体会到身边人对她的关怀和照顾，所以寂寞过后也不会感到忧郁。

朱越欣和唐芷莹二人都认为思乡教会了他们一些道理。朱越欣说：“我更觉得思乡是正能量的，因为会看到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自己也会对一些问题深入思考，又可以与人交换意见，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国家和故乡。”思乡让他更多地思考和反省在两地的生活。

唐芷莹则在思乡的过程中明白到了向家人表达爱的重要，有时候她也不善于直接向家人表达思念和爱。她认为生命其实很短暂，她勉励其他人与自己一同学习向亲人朋友表达爱。

英国的火锅跟中国的设计不一样